

古画里的儿童节怎么“玩”

时光荏苒，秋风送爽，孩子们在这个季节里，在草地上斗草，通过比较草的种类与韧性，享受着童年的简单快乐；或在秋日的黄昏中，斗蛐蛐，聆听着秋虫的鸣叫，感受着自然与生命的和谐。

在画面右上方有四名孩童围在一起，手里还拿着草叶，原来是在进行“斗草”游戏。宋代，晏殊《破阵子》曾这样描述：“巧笑东邻女伴，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广，原是今朝斗草赢。”斗草大致可分为“武斗”和“文斗”两种方式，各有其特点和魅力。“武斗”是一种较为激烈的斗草方式，双方各自手持一草，交叉后用力拉扯，以草不断为胜，断者为负。与“武斗”相比，“文斗”则显得更为文雅和内敛。“文斗”主要比拼的是采集花草的数量和品种，以采集到的花草数量多、品种稀有、名贵、带有吉祥象征意义为胜。通过这些描述，我们可以大致猜测画中的儿童应该在进行“文斗”。

这四名孩童发型各异，有在头顶的两边留一撮头发，再扎成两个小结的“总角”发型，也有把头顶前方的头发梳起并用束带绑住的发型样式，这种发型称为“勃角”。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因为这种儿童发型像一种“勃”的鸟类，它的身形短小而肥，具体貌与儿童柔软的头发相似。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穿棕褐色服饰的儿童为了玩耍方便，还将长命锁反戴在了背后。在画法上，苏汉臣对于孩童的头部和衣服的描绘技巧尤为突出，他运用了高古游丝描，线条流畅而均匀，充满了流动感和生命力，通过这种细腻的线条处理，苏汉臣成功地捕捉到了孩童们游玩时的自然状态和天真活泼的神态。而在衣服的描绘上则是使用了铁线描的技法，轻重有序，刚柔并济，展现出一种活泼跳跃的流动感，增强了画面的动态效果。在色彩的处理上，整幅画面处于一种温暖的色调之中，但在孩童的服饰色彩上，大胆运用了大红、赭石、石绿、蓝色，使画面雀跃一新，丰富多彩，成为画面的亮点，虽人物众多，却毫不凌乱。



小游戏： 猜猜我是谁

请大家根据下面的人物剪影，去画面中找出对应的人物形象，并探究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图中还有哪些游戏未提到呢，大家一起开启探索之旅吧！



苏汉臣 长春百子图(秋景部分斗草局部)



“勃”角

总角

秋景部分儿童发型



苏汉臣 长春百子图(冬景部分)



冬景部分舞局部

科普小贴士：傩面具

俗话说，“无面不成傩”。傩面具作为傩舞、傩祭、傩戏中使用的道具，是傩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傩面具式样种类丰富，如果按照神的种类分有正神类（形象一般慈眉善眼、面带微笑）；凶神类（形象多头上长角、嘴吐獠牙、爆珠竖眉）；丑角类（形象滑稽、风趣、幽默）和世俗人物类，这一类更加接近真实生活，鬼气较少。如果按照功用来分，则分为表演类、供奉类和装饰类三大类。笔者所绘的傩面具乃装饰类傩面具，取蝴蝶形状幻化而成。苏汉臣的《长春百子图》中所绘的是魁星面具。魁星是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被视为主文章的神，其形象与文曲星相关联。以黑脸红发、鬼面的形象出现，右手执朱批笔，左手托金印，左脚后翘踢斗而称魁。



到了寒冷的冬季，雪花纷飞、寒风刺骨。对于没有空调、地暖的古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段难以忍受的时光。连大诗人孟郊都忍不住“抱怨”：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”可见冬日的冷冽，但即便是这样的天气，也挡不住古时孩童们爱玩的心。堆雪狮、蹴鞠、踢毽、煮雪烹茶、听雪赏梅等等，还有只在正月里表演的限定款傩（nuó）舞，可谓是好不丰富。下面我们就追随苏汉臣《长春百子图》里的步伐，进入画卷的尾声。

在冬日部分，他们或两人一组，或三四人一组，各自沉浸在不同的娱乐之中。在右上角可以看到，有的孩子目不转睛地观赏鱼儿，有的欣赏着梅花，有的拿着小木偶和伙伴玩傀儡戏，还有两两胳膊相较，比赛摔跤的呢！画卷中有一人带着恐怖的鬼怪面具，一只手拿着笔，一只手提着盒子，似乎在跳舞，后面一孩童正在卖力敲击铜锣为他伴奏。这场面就是前文中提到的“傩舞”，“傩”乃避其难之谓，意为“惊驱疫厉之鬼”。因此傩戏又称鬼戏，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神跳鬼、驱瘟避疫、表示安乐的娱神活动。在表演期间，人们会穿戴奇异，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，插着花枝，并佩戴面具进行傩舞表演。傩舞是举行大傩仪式时所跳的舞，源于原始巫舞，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形式之一。唐代《乐府杂录》中这样描写傩舞：“用四方相，戴冠及面具，黄金为四目，衣熊裘，持戈扬盾，口作傩傩之声，似除也。最子五百，小儿为之，朱褶青襦，戴面具，晦日于紫宸殿前傩，张官悬乐。”这段话指出了傩舞表演的情景：舞者头戴傩面具，手持戈盾斧剑等兵器，作驱赶扑打鬼怪之状。苏汉臣以其充满流动感的线条，生动地捕捉了孩子们跳傩舞的瞬间，仿佛将那一刻定格，让当时的景象跃然纸上。在构图上，他巧妙地安排了舞者前后及四周的人物，动作和位置相互呼应，形成了一个紧密和谐的整体。旁观者的神态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有的促狭凝视，有的专心致志，还有的扭头不看，多种姿态在苏汉臣的笔下生动呈现。旁边，还有孩子们在玩捉迷藏、蹴鞠，还有的在玩过家家，真是一幅生动的冬日嬉戏图！

结语

我们通过苏汉臣的《长春百子图》与古代的小朋友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游戏活动，还对一些民俗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与学习。宋代之前，儿童在绘画中多为配角，形象与成人相似，比例失调，到了宋代，画家开始细致观察儿童，捕捉其特征，如圆润脸庞、正确五官比例和生动表情，使儿童形象更自然、协调。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，更是“以图证史”的图像资料，它们以直观、生动的方式记录了宋代儿童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貌，为我们了解宋代社会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。